

# 南京保衛戰中國軍隊的損失

• 葉 銘

南京大屠殺的慘痛記憶始終縈繞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理結果，認定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了二十萬至三十萬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戰俘。然而，198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不斷掀起企圖「翻案」的逆流。日本右翼份子糾纏於某些枝節問題，以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其中焦點問題就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軍民遇難的人數，他們試圖通過證明日軍不可能在南京屠殺數十萬中國人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sup>①</sup>。

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理結果，認定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了二十至三十萬中國平民和戰俘。然而，198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不斷掀起企圖「翻案」的逆流。

南京大屠殺期間，由於日軍大量焚屍滅迹，加之中國當年戶籍和兵役制度很不完善，故而估算中國遇難官兵人數的確存在很多困難。雖然中國廣大學者的相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sup>②</sup>，但是，日本右翼份子頑固地認為出自中方的資料不可靠，認定中方研究者在研究時只引用對「否定論」有利的日本出版的資料<sup>③</sup>。事實上，日本偕行社<sup>④</sup>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中收錄的資料表明，日軍在南京曾俘虜大量中國守軍，日本右翼份子刻意迴避這些內容，其用心顯而易見。因此，駁斥日本右翼份子的這些論調，最好的辦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運用日本軍方的資料來反駁他們的謬論<sup>⑤</sup>。令人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出版<sup>⑥</sup>，使不諳日文的研究人員可以直接解讀日軍當年的戰報。本文擬以日軍戰史資料<sup>⑦</sup>為基礎，探討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人的損失問題，以期從新的角度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人數做出佐證。

## 一 日軍戰史資料的檢證

首先必須考證日軍戰史資料的準確性。儘管日軍的戰史資料已被許多學者引用，筆者迄今尚沒有看到系統檢驗這些資料準確性的文章或論述。系統驗證

應該從四個方面入手：(1) 資料的來源；(2) 編輯或保存資料的目的；(3) 日軍官兵私人資料與官方資料的相互印證；(4) 日方資料與中方資料的相互印證。

首先是日軍戰史資料的來源。儘管日本戰敗時曾經有計劃地銷毀大量軍方文件，一些高級將領也將自己的日記焚毀，但在日本依然留下了大約81,000餘冊陸軍檔案和35,000餘冊海軍檔案。中國學者於2003年「查閱和搜集到了一批與南京攻擊戰、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日本軍方文件，這些文件包括軍方最高層到日軍基層部隊的作戰命令、戰鬥詳報、陣中日誌、作戰計劃，以及軍方的電報、訓示、通牒等等」<sup>⑧</sup>，這些資料多由日本偕行社組織的南京戰史編輯委員會搜集並編輯出版，即我們看到的《南京戰史資料集》。該資料集還包括參加過進攻南京的部分日軍官兵的日記。該資料集完全由日方搜集整理並出版，無論左翼或右翼學者都曾加以利用，極具史料價值。

其次是日方編輯保存戰史資料的目的。搜集和保存作戰命令、戰鬥詳報等資料是軍隊的慣例，其目的在於為戰史研究提供一手資料，為軍事科學的發展提供佐證。因此，各國軍隊在撰寫作戰日誌、戰鬥詳報時一般記錄真實的、未加修改的信息，即日本右翼學者所謂的「一等資料」。如前所述，《南京戰史資料集》由偕行社組織編寫，「偕行社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持否定態度，編委會成員中畝本正己等舊軍人對日軍暴行向持否定立場，而唯一不是舊軍人的阪倉由明也是近年中間派的幹將，所以此集對史料的選擇已不能不帶偏向」<sup>⑨</sup>。由此可見，偕行社當初編寫《南京戰史資料集》的目的是為了否定南京大屠殺。因而，該資料集之中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反而會更加珍貴，也更有說服力。

搜集和保存作戰命令、戰鬥詳報等資料是軍隊的慣例，其目的在於為戰史研究提供一手資料，為軍事科學的發展提供佐證。因此，各國軍隊在撰寫作戰日誌、戰鬥詳報時一般記錄真實的、未加修改的信息，即日本右翼學者所謂的「一等資料」。

第三是將日軍戰史資料與日軍官兵私人資料(日記、回憶錄等)互相印證。日本很多右翼學者就日軍的俘虜政策問題刻意進行曲解。例如，原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曾記載：「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採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此外，還有人不斷地前來投降。……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sup>⑩</sup>第三十旅團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曾經記載：「今天，在我支隊的作戰區域內，遺棄的敵人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還有在江面上被裝甲車擊斃的士兵和各部隊捉到的俘虜，合在一起計算，僅我支隊就已解決了敵軍兩萬以上。……其後接連不斷地有俘虜前來投降，其數量高達數千人。情緒亢奮的士兵絲毫不理睬上級軍官的勸阻，將俘虜一個個地殺死。」<sup>⑪</sup>由此可見，第十六師團兩個主要指揮官的日記明確記載了日軍屠殺俘虜的事實，而東中野修道在他的書中對於這些無法作偽的內容卻辯稱：「所謂的『處理』，當是對降兵解除武裝後予以遣散和對於反抗的降兵予以處決這兩種意思。」<sup>⑫</sup>

實際上，日軍戰報中詳細記載了日軍第三十旅團當時的作戰命令，其中第六條明確寫道：「各部隊至師團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虜。」<sup>⑬</sup>從這一「不得接受俘虜」的命令，到上述第十六師團的兩個主要指揮官的日記，都可以看出日軍當年的政策就是不承認中國被俘官兵的戰俘身份，從而不遵循國際法準則，為屠

從日軍「不得接受俘虜」的命令，到主要指揮官的日記，都可以看出日軍當年的政策就是不承認中國被俘官兵的戰俘身份，從而不遵循國際法準則，為屠殺找藉口，試圖開脫日軍屠殺的罪名。

殺找藉口。東中野修道在其書中刻意曲解諸如「處理」、「解決」等隱晦用語，試圖開脫日軍屠殺的罪名，但只要將上述日軍的戰史資料與日軍官兵私人資料相互印證，事實真相就水落石出了。原日軍十六師團二十聯隊的士兵北山與1937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子時從清剿戰場返回。他們解除了大約八百名殘敵的武裝，而且把殘敵全部槍殺了」<sup>⑭</sup>；原十六師團二十聯隊士兵牧原信夫於同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8時30分，第一分隊協助第十二中隊，去掃蕩馬群方面的殘敵……但是到達後才知道，敵人也不過就是一個步槍中隊，只有三百一十多人，武裝已經被解除了，正在聽候處置。馬上趕過去，全部槍殺。」<sup>⑮</sup>這兩名老兵的日記都證明，日軍對俘虜的所謂「處理」辦法絕非釋放，而是屠殺。而原十六師團二十聯隊伍長林正明12月15日的日記記載：「在南京城外和第六中隊一起看守7,000名俘虜。」24日的日記則寫道：「可憐的支那兵都要送進揚子江餵魚……前述的7,000名俘虜也餵了魚。」<sup>⑯</sup>這則日記不但在俘虜人數上與中島今朝吾日記中相關內容可以相互印證，且明確說出了俘虜的下落。這些資料均說明，日軍的戰史資料不但內容真實，而且與相關的資料可以互相印證，構成完整的證據鏈。這對日本右翼份子的殺傷力相當大。

第四是日軍戰史資料與中方資料相互印證。日軍獨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隊戰鬥詳報第9號附錄中記載：「〔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時左右在堯化門附近大約有七千名敵軍前來投降。下午6時，在步兵第三十八聯隊一個中隊護衛下，集結於仙鶴門鎮北邊的凹地中。大部分俘虜是在13日凌晨襲擊過仙鶴門鎮及新莊附近然後向北方撤退的士兵，因我軍在各處駐扎了強大的部隊，終於放棄了逃跑企圖，扔掉武器前來投降。」<sup>⑰</sup>這段日軍戰報在中國的資料中有沒有相互印證的內容呢？很巧，是有的。南京衛戍軍於12月12日的戰鬥詳報中記載：突圍命令「教導總隊、六六軍、一〇三師、一一二師，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門、土橋鎮、天王寺以南地區向敵突擊……八十三軍於紫金山、麒麟門、土橋鎮東北地區突擊」<sup>⑱</sup>；1938年1月撰寫的第六十六軍戰鬥詳報中則詳細說明了該突擊作戰的經過：「第一五九師於十三日拂曉，行抵堯化門、仙鶴門時與敵遭遇，發生激戰，我軍奮勇衝鋒，將敵擊退。十三晨行抵東流鎮附近，又與敵遭遇，肉搏數小時，卒將敵擊退，毀敵炮四門。十三夜行抵珠山、火龍山附近，整理隊伍，重行編隊。十四晨行抵湯水鎮公路，又與敵千餘人發生激戰……第一六零師於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十一時，九五六團行抵岔路口附近遇敵警戒部隊，發生接觸，我師即以一部向敵衝鋒，幾經肉搏，敵不支而退。我師乃以一部向敵施行掩護，主力向東迅速前進。十三日二時，行抵仙鶴門東端，又與步炮聯合之敵遭遇，我軍奮不顧身，向敵炮兵陣地攻擊，毀敵炮數門，敵不支而退。」<sup>⑲</sup>

第六十六軍與第八十三軍及教導總隊一部是當時唯一從正面突圍的國軍部隊，日軍戰史資料與中國軍隊戰史資料的記載完全對應。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戰前第六十六軍與第八十三軍共有12,500人左右<sup>⑳</sup>，而第六十六軍只是在九華山、高驪山等地由參謀處長郭永鏞「開設收容處，收容各師官兵千五百人」<sup>㉑</sup>，而第八十三軍亦只收容約4,000官兵。兩相比較，兩軍在南京保衛戰中共有約8,000人未能突圍，考慮到戰鬥損失以及教導總隊有一部分隨六十六、八十三軍

突圍，在麒麟門、仙鶴門附近被俘7,000餘官兵是可能的。日軍戰史資料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在此相互印證。

## 二 日軍戰史資料中關於南京保衛戰的戰報內容

在考證了日軍戰史資料的真實性後，我們可以以此為基礎推斷出中國軍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損失。進攻南京的日軍部隊是日本華中方面軍，包括上海派遣軍、第十軍等軍級單位，下轄四個師團又三個支隊，共計十萬餘人，根據這些部隊的戰史資料可以推斷中國軍隊的損失情況。按照軍隊序列慣例，首先應當研究日軍的方面軍和軍級單位的戰報，之後研究日軍各師團和獨立兵團一級單位的戰報。這樣從總體到局部，再從局部印證整體，可以使結果更加準確。

日軍攻陷南京後，公布的戰績是「敵方戰死八萬四千，被俘一萬五百人」<sup>②</sup>。由此可見，日本軍方認定南京戰役的中國軍人損失總數在九萬人左右。戰時很多日軍官兵的日記中均有相關記載。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1937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按照迄今為止了解清楚的情況，南京附近的敵軍約有20個師，10萬人。派遣軍各師團擊斃了約5萬，海軍和第十軍擊斃了約3萬，逃散的大約有2萬。但估計今後擊斃的人數仍會增加。」<sup>③</sup>日本海軍大佐軍醫泰山弘道在其12月19日的日記中也記載：「堅守到最後一刻的中國兵，約有十多萬人。其中約有八萬人被殲滅，約有兩萬人渡江從浦口逃走。有一萬多人被堵截在下關，最後扔掉武器，乘竹筏要逃時，被第十一艦隊的炮艇擊斃。」<sup>④</sup>日軍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旅團長佐佐木到一1938年1月5日的日記中亦有相似的記錄：「在攻克南京戰役中，敵方損失約7萬人。」<sup>⑤</sup>以上列舉了三位中高級軍官的日記，無獨有偶，日軍下級官兵日記中也有相似的內容。例如，第十三師團六十五聯隊士兵大寺隆在其1937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南京的俘虜約有十萬人，為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師團所捕獲。」<sup>⑥</sup>不同級別日軍官兵的日記內容如此相似，說明當年的日軍上下大致都認定其南京戰役戰績為擊斃敵軍九至十萬人。

日軍參加南京戰役的兵團級單位為四個師團又三個支隊，即上海派遣軍的第九師團、第十六師團、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以該師團第六十五聯隊為主組成）、第三師團第六十六聯隊、第十軍第六師團、第一一四師團和國崎支隊（由第五師團第九旅團的一個聯隊為主構成）。除了上述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的情況可見於一位日本學者的論文之外<sup>⑦</sup>，其餘各部的戰報都收錄在王衛星、雷國山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本軍方文件》一書之中。這對於全面了解中國軍隊在南京戰役中的損失情況很有裨益。

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剔除有可能重複的記載以及不足採信的數字，以最為保守的估計，將日軍在南京戰役中的「戰績」列入表1。從表中匯總的數字來看，在南京保衛戰中，戰死沙場的中國軍人估計為四至五萬，而被俘者約有五萬多。

這些中國軍隊俘虜的命運，在日軍官兵日記與回憶錄中有詳細的記載<sup>⑧</sup>。日軍第一一四師團第六十六聯隊第一大隊戰鬥詳報中記載<sup>⑨</sup>：

日軍攻陷南京後，公布的戰績是「敵方戰死八萬四千，被俘一萬五百人」。可見日本軍方認定南京戰役的中國軍人損失總數在九萬人左右。無論中高級軍官或下級官兵的日記中也有記載相似的內容。

表1 日軍在南京戰役中打死與俘虜中國軍人的數字

日軍番號	打死數字	俘虜數字
第十軍第六師團	7,100	5,500
第六師團(谷田勇記載)	15,000	
第九師團	4,500	7,000(城內掃蕩)
第九師團第七聯隊	505	6,670
第十六師團(中島今朝吾與佐佐木到一日記)	7,000	
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	估計不下6,000	7,200
第十六師團第三十三聯隊	6,830	3,096
第十六師團第九聯隊第二大隊	19	
第十六師團第二十聯隊第四中隊	328	
第一一四師團	6,000	
第一一四師團第六十六聯隊第一大隊	1,657	
第三師團第六十八聯隊第一大隊	25	
第三師團第六十八聯隊第三大隊	8	
國崎支隊(第五師團國崎登支隊)	1,430	2,350
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	17,000至18,000	
<b>總計</b>	<b>約47,693</b>	<b>57,925至58,925</b>

資料來源：《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本軍方文件》，頁277、321、119、134、135、66、67、75、180、89、93、96、230、239、251、164、174、177、330；小野賢二：〈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南京大屠殺〉，頁111。

在南京保衛戰中被俘的中國官兵的命運已是不言而喻。在日軍各部的資料中，大多都提到對被俘者當場加以「處理」，實際上就是屠殺。可以估計，五萬餘人的俘虜大部分被日軍屠殺。這為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佐證。

[12月13日]下午2時整，接到聯隊長如下命令：根據旅團命令，俘虜應全部殺死。其方法是否每次綁十幾人，逐批槍斃？……根據以上命令，命令第一、第四中隊收集整理武器並派兵看管。下午3時30分，召集中隊長交換處理俘虜的意見。最後決定各中隊(第一、第三、第四中隊)平均分擔處理，即每次從監禁室帶出50人。第一中隊將俘虜帶至露營地東南谷地附近，全部用刀刺死。但是，要注意在監禁室周圍安排重兵警戒，帶出俘虜時絕對不要讓其有所察覺。各隊都在下午5時結束準備，開始刺殺，下午7時30分刺殺基本結束。向聯隊報告。第一中隊改變當初決定，想把俘虜監禁起來一口氣燒死，但未成功。斷了生念的俘虜並不畏懼。有人在軍刀前伸出脖子，有人從容面對刺來的刺刀。但也有人哭喊着求助，特別是當隊長來巡視時，到處都傳出哭叫聲。

看了這段詳細得不能再詳細的記錄，在南京保衛戰中被俘的中國官兵的命運已是不言而喻了。在日軍各部的資料中，大多都提到對被俘者當場加以「處理」，實際上就是屠殺。可以估計，五萬餘人的俘虜大部分被日軍屠殺。這為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佐證。

### 三 結論

根據現有的日軍戰史資料，可以得出如下兩點結論：第一，日軍在南京戰役中至少使中國軍隊損失九至十萬人以上這一估計是可信的，與日本戰史記載是基本吻合的。第二，日軍公布的戰報中只承認俘虜中國軍人10,500人。僅就目前看到的日軍戰報記載的內容，日軍俘虜中國軍人絕對超過五萬。被俘者大多被屠殺。

筆者認為，利用日本軍方資料，即所謂的原始資料來研究南京保衛戰，是研究戰爭中中國軍隊損失人數可靠而又可行的途徑。這樣研究的好處在於：(1) 史料選擇相對可靠；(2) 所得結論相對準確；(3) 所得結論爭議性較小。當然，目前使用日本軍方戰史資料研究南京保衛戰還存在一些難點與問題，主要有：(1) 日本軍方資料並不完整；(2) 缺乏背景資料，無法探究日軍戰史資料背後隱藏的有爭議的史實<sup>③</sup>。通過中日學者的共同努力，前一個難點尚有可克服之處；後一個問題則需要更多的資料、更深入的研究，以及更科學嚴謹的態度來解答。無論如何，通過日軍戰史資料研究南京保衛戰以及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一個可行的途徑。

目前使用日本軍方戰史資料研究南京保衛戰還存在一些難點，主要有：日本軍方資料並不完整；缺乏背景資料，無法探究日軍戰史資料背後隱藏的有爭議的史實。前一個難點尚有可克服之處；後一個問題則需要更多的資料、更深入的研究。

#### 註釋

① 這些右翼份子包括田中正明、富士信夫、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等，他們有的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有的從各種角度證明中國方面的證據是「虛假的」或是「捏造的」。這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在日本大量出版，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內部發行〕）；松村俊夫著，趙博源等譯：《南京大屠殺大疑問》（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內部發行〕）；東中野修道著，嚴欣群譯：《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內部發行〕）。

② 相關的書籍如下：譚道平：《南京衛戍戰史話》（東南文化事業出版社，1946），頁95列表統計中國軍隊損失約36,500人，對於此數字，其他研究人員認為偏低；劉惠恕編著：《南京大屠殺新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121統計人數為92,400人，不過這個數字多基於回憶資料，且為估算得出，科學性有所欠缺；孫宅巍：《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2統計人數為約10萬人，此說利用了參加南京保衛戰各部隊的戰報，在資料的準確度方面最高，結論自然相當具有說服力，在目前關於南京保衛戰軍人損失研究中佔據難以動搖的重要地位。

③ 如東中野修道在其書中引用南京戰史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偕行社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的一種說法，即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隊兵力總數為六七萬，估計其中的戰死者達到三萬。參見東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頁53。在這裏，東中野修道無視日軍戰史資料中關於南京之戰日軍的戰績公報，即中國軍隊損失84,000人，被俘10,500人。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29，原始資料來源於日本國際畫報社出版的畫報，1938年2月1日。

④ 偕行社是日本舊軍人組織的右翼團體。

⑤ 使用日軍戰史資料研究南京大屠殺比較重要的有：洞富雄著，毛良鴻、朱阿根譯：《南京大屠殺》（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其中第一編的第一、二、三部分使用日軍戰史資料論述南京失陷後日軍第六、十三、十六師團等部隊屠殺中國軍隊戰俘的史實；劉萍、章伯鋒：《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第13、16等師團殺俘問題的事

實考證)、小野賢二：〈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南京大屠殺〉，均載於陳安吉主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頁76；97；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頁94-98，其中「日本屠殺令研究」一章，使用日軍戰史資料論述日軍屠殺戰俘是有組織的行為。

⑥ 王衛星、雷國山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本軍方文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

⑦ 這裏的戰史資料主要指日本所謂的原始資料，即日軍戰時的戰鬥詳報、作戰日誌、高級軍官的日記筆記，以及普通日軍官兵的日記與回憶錄。

⑧ 〈出版說明〉，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本軍方文件》，頁1-2。

⑨ 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頁63-64。

⑩⑳ 王衛星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頁280；208。資料原載於南京戰史編輯委員會：《南京戰史資料集》，第一卷(東京：偕行社，1994年增補改訂版)。

⑪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頁316。

⑫ 東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頁82。

⑬㉑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本軍方文件》，頁49；247。資料原載於南京戰史編輯委員會：《南京戰史資料集》，第一卷(東京：偕行社，1993年增補改訂版)。

⑭⑯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頁515；605。資料原載於井口和起、木阪順一郎、下里正樹編：《南京事件·京都師團相關資料集》(東京：青木書店，1989)。

⑰⑱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頁630；180。資料原載於《南京戰史資料集》，第一卷，1994年增補改訂版。

⑲ 南京衛戍軍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戰史會檔案，787/7593。

⑳㉒ 陸軍第六十六軍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戰史會檔案，787/7583。

㉑ 譚道平：《南京衛戍戰史話》，頁93-95。

㉒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頁29。關於日軍公布戰績中中國軍人戰死與被俘人數的實際比例，孫宅巍、程兆奇等都有論述，在這裏就不再討論了，至少日方公布的數字為南京保衛戰的中國軍人損失人數提供了一個相對準確的範圍，即九萬人左右。

㉓ 王衛星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與書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頁534。

㉔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頁322。

㉕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與書信》，頁270。原載於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東京：大月書店，1997)。

㉖ 小野賢二：〈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南京大屠殺〉，頁97-114。小野賢二的論證十分具有說服力，其資料來自日本的戰史和他親自採訪並搜集的原日軍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士兵的日記。

㉗ 相關的日軍日記、回憶錄有：王衛星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與隨軍記者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官兵日記與書信》；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吳紹沅譯：《南京大屠殺——日軍士兵戰場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此書即是《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一書的中文版〕；東史郎著，本書翻譯組譯：《東史郎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松岡環編著，新內如、全美英、李建雲譯：《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㉘ 這些難點與問題包括：1、日軍是否屠殺了所有被俘的中國軍人；2、日軍在戰鬥中俘獲中國士兵往往就地處死，日軍戰史資料中關於打死中國軍隊人數中有多少是被就地處決的中國軍隊俘虜；3、屠殺俘虜的命令究竟由哪個部門或哪個人發出等等。這些問題從現有的日軍戰史資料中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